

欢迎投稿:qlwbzd@163.com

评报员之窗

读者评报

错了就改

●10月10日A10版《13品牌“重金属香烟”曝光》第三段第二行:“上海(烟草)集团公司”应为“上海烟草(集团)公司”。

●10月12日A4版《夏季白菜种植量少?菜农盼望白菜早熟》第四段:“股州市农业局农机站的李正家表示”,“农机站”应为“农技站”。

●10月12日A12版《64岁老汉“替人死亡”16年》第二段:“胡集派出所”应为“胡集派出所”。

●10月13日A13版《淀粉厂污水淹了百亩农田》第三栏第一行: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告诉记者”,“透露”应为“透露”。

●10月13日A16版《一位宜黄官员眼中的强拆自焚事件》“强拆,无奈的选择”部分第一段:“在这种情况下,要政府与被拆迁户就补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,可以说难以上青天”,“难以上青天”应为“难于上青天”。

●10月14日A18版《汽柴油批发价上涨》第二段:“四川柴油石化涨50元/吨”,应为“四川石化柴油涨50元/吨”。

●10月15日B1版《今年经济诺奖送上“药方”》最后一句“也鼓励经济学更关注更加对民生问题的研究”,句中“更加”多余应删去。

(感谢读者姜瑞智、潘京华、杨兆妍、周广清、周而复、胡安东、朱永胜的批评指正)

周芬:10月11日A4版《彻夜不眠只为“准时”领证》,看后觉得有些可笑。结婚图个吉利可以理解,但是2010年10月10日10时10分,究竟全国能有几对新人领证?结婚后的生活,需要的是彼此宽容、彼此理解,没必要凡事都讲究这些,良辰吉时拿到拿不到结婚证,和婚后生活幸福不幸福没有关系。

王来臣:10月13日A3版《肇事车主七天遍寻死者家属》,乍一看头版“肇事车主”这几个字,一股怒火激起,以为又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事件,但是仔细往下看,越看越迷糊。马上跳到了第三版,真的如评论员所写“他做了该做的,却感动了我们”。当我们看到太多的交通肇事逃逸的新闻报道后,能“欣赏”到这样一篇令人欣慰的报道,我们除了感动好像没有别的要做。

蒋延琳:10月13日A10版《塑料瓶底的“达·芬奇密码”》:不读这篇新闻,还真不知道小小的塑料瓶还有

这么多学问,不禁感叹:生活处处皆学问。这篇潜新闻,在让我们震惊的同时,也带给我们生活知识。晚报的潜新闻越来越有味了!

编辑者说:我们永远在学习,我们永远很无知,这世界变化实在太快了。知道了这些“达·芬奇密码”,但还有很多密码我们不知道。

林荣耀:晚报副刊丰富多彩,随笔、美文、城市部落、人间、书坊等均具大家风范,而“怀念”、“译文”和“孝行齐鲁征文”又是国内副刊之唯一,“人文齐鲁”则是“浓得化不开”的山东风韵,可以说办出了厚重的特色。若说不足,一是济南版一些不错的栏目为什么不开到其他地方版呢?二是个别日子没有副刊,这也不符合部分读者的阅读习惯。

编辑者说:随着报业竞争日趋激烈,很多地方的副刊日渐萎缩以致被淘汰出局,晚报的副刊坚持下来并

越来越有特色,越来越耐读,应该说难能可贵。副刊表达了报纸的人文情怀,体现着报纸的品位,也兼顾了一部分“小众”的情趣。

周芬:10月11日A9版《红酒走红文化“补课”》,可喜的是中国这个传统白酒消费国也向红酒靠拢,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。在中国,很多人将红酒当啤酒喝,其实是缺少了一种红酒文化。相信这在饮酒习惯转变的过程中,慢慢会改变。济南作为开放的省会城市,打造消费红酒、品味红酒文化的集中场所是一种必然趋势,这也是提升城市档次的重要形式。

编辑者说:喝酒固然需要文化,但喝酒更需要节制,或者说,现在我们最需要的饮酒文化就是节制。商周时期的出土文物,大部分都是饮酒器,商代人就是因为饮酒无度而最终被周朝取代的。少喝酒、有限度,这恐怕是建立饮酒文化的一个前提。

编辑者说:随着报业竞争日趋激烈,很多地方的副刊日渐萎缩以致被淘汰出局,晚报的副刊坚持下来并

编辑者说:随着报业竞争日趋激烈,很多地方的副刊日渐萎缩以致被淘汰出局,晚报的副刊坚持下来并

这个标题好

10月6日A1版头条《全部汉字姓氏共23813个》,标题简单明白,副题更是“善解人意”,说出了读者最想知道的内容。标题本身,信息量已经足以构成一条内容丰富的新闻了。

周广清:姓氏和每个人都有关系,关注度比较高,就把这个新闻放到了一版头条;但和姓氏相关的新闻毕竟做过一些,就把“23813”这个姓氏总数做成了标题。十分感谢读者的褒奖。

编辑 韩适南

自相矛盾

10月13日A5版《我省秋白菜减产成定局》说,“雨水增多、白菜种植面积减少,今年我省白菜的产量降低成为定局”。而同日A7版《一年的产量够韩国人吃30年》说的却是,初步统计,今年我省秋白菜种植面积313.6万亩,较去年的248.6万亩还有大幅增长,“估计单产减产20%,但总产量预计和去年持平。”两篇报道截然相反,让人迷惑。

朱永胜

5版的消息来自胶州大白菜研究所,7版的消息来自省农业厅,记者采访都是比较可靠的,但编辑见报的时候应该协调一致起来。

本版编辑

说法不一

10月12日A12版《无证又酒驾 肇事还逃逸》一文,对李某的违法行为处理有不同说法:副标题称“惠民一男子被刑拘”;第一段说李某“被依法行政拘留”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有关规定,李某应该受到行政处罚。

新泰 刘允辉

感谢读者指正,我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仔细认真,尽量减少这类差错。

编辑 刘海鹏



隔代亲

重阳时节,一位老人正在为她的外孙剥瓜子,一颗颗的瓜子逗得外孙笑声不断。从抱着到推着,从背着到追着,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,疼不完的爱,操不完的心,可怜天下隔代亲!

拍客 刘凯

不设防的家园

作者:黛博拉·肖斯 翻译:彭嵩嵩

我的教母贝尔和教父马克斯是在二战期间的英格兰相遇的。他们俩因为喜欢吃不同的食物,并相互交换而成为餐厅里的朋友——马克斯只喜欢吃肉,而贝尔只喜欢吃蔬菜。他们的恋爱就是从交换餐盘里的食物开始的,很快,他们就开始分享生命里的其他东西了。

后来他们移民到了美国,搬进加州一幢摇摇晃晃的老房子里。那一天,马克斯抱着贝尔跨进了门槛,然后他说:“把你的房门钥匙交给我。”贝尔照做了,然后马克斯拿起两个人的钥匙,把它们扔到院子里。他宣布:“我想要住在这样的一个家里,它对所有需要的人都是敞开门的。”于是他们两人真的这样做了。

马克斯和贝尔的家从来不上锁,朋友们会悠闲地进进出出:来吃一顿晚饭,从冰箱里拿一只冷鸡腿啃,或是窝在安乐椅里安静地阅读。每天的晚餐时间,都会来一些不同的人:有库尔德的学生和以色列来的持不同政见者,有达拉斯来的律师和丹佛来的制造商代表,有从布鲁克林来的犹太教教士和在圣达菲有小教堂的牧师。

尽管生活很悠闲、快乐,但由于贝尔是在犯罪率较高的芝加哥长大的,她非常明白一扇紧锁的家门的价值。不设防的家让她既高兴又恐惧。有时候她躺在床上睡不着觉,担心着她母亲所说的“最糟糕的事情”发生:抢劫、强奸、死亡在她的脑子里来回转悠。而这一切

都是因为她那疯狂的傻丈夫不愿意锁门。

一个周五的夜晚,午夜过后,贝尔突然听见一扇门开了。她听见了脚步声,然后是被绊了一下声音。她的手变得冰凉,紧紧地抓着被子。贝尔想要尖叫,但是她的嗓子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了。

于是她努力保持安静,她想,这样劫匪只会拿走他想要的东西离开,而不会伤害她。这时,楼下传来了家具刮擦的声音,一只抽屉开了。她用肘部轻推马克斯,但他没有醒。贝尔把被子塞进自己的嘴里,这样她才不会叫出声来。然后她听见了纱门的吱吱声,大门重新被关上了。她摇晃着马克斯的肩膀:“马克斯,刚才有人在楼下,我想我们被抢劫了。”

“我们俩还好吗?”马克斯困倦地问。“是的。”贝尔答道。“那我们就继续睡觉吧。早晨我们再看看损失了多少。”马克斯打着呵欠说。

第二天早晨,贝尔差点就没敢走下楼去。她小心谨慎

地扫视着起居室,眼前的场景虽然有些凌乱,却是她熟悉的——沙发和安乐椅旁有成堆的报纸,厨房的抽屉都完好无损,冰箱里还存放着剩饭剩菜,周五晚上用的蜡烛台还在餐厅的桌子上,她祖母传下来的银器也摆在餐具柜里,只有一样东西有些不对劲:在餐厅的桌子中央,有一条新鲜的犹太鸡蛋面包。

“马克斯,那条鸡蛋面包是你买的吗?”贝尔问。马克斯摇了摇头。

当他们坐在桌边吃早饭时,贝尔说:“马克斯,我们必须锁上房门,我们也许会遇上一些坏事。”马克斯咬了一口刚涂上黄油的面包,然后说:“也许,还有一些好事。”



唯一的女儿

作者:桑德拉·西斯奈洛斯 作者:南风

在我开始写作生涯后不久,有一次被要求为一份自我简介,我只写了一句话:“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,父亲有六个儿子,这就足以说明一切。”

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儿,我有很多时候是孤独的,兄弟们都不喜欢跟我玩,他们怕因此被小伙伴们看不起。但这种孤独对写作者是有利的——它让我有时间思考、想象、阅读,不断地充实自己。

当父亲唯一的女儿,注定了我将成为某人的妻子,至少父亲是这么看的。但当我上五年级时,我跟他说了我要上大学的计划,我肯定他听明白了。我听到他说:“那很好。”我的兄弟们认为我是开玩笑的,但父亲觉得这个想法不错,女孩子应该读大学,因为读了大学容易找到好丈夫。

但是,我读了四年大学、两年研究生,仍没有找到好丈夫。父亲为此到现在还经常摇着头对我说:“读那么多书却找不到好丈夫,真是浪费。”

回想起来,父亲有着“女儿只要找个好丈夫”的看法,在某种程度上对我是幸运的,因为这样我就可以选一些看起来没用的科目,比如英语。在我写诗、写小说的时候,父亲没有打扰我。但实际上,我想让父亲知道我在写什么,想让他向别人介绍我时说:“这是我唯一的女儿,她是一个作家。”

从某种意义上说,我所写的一切都是为了父亲,虽然我知道父亲看不懂英文。

因为父亲的工作变化,我们经常搬家。每搬一次家,父亲就要去找当地学校的校长,自

豪地说:“我有七个儿子。”他对卖给我们洗衣机的人也这样说,对快餐店的老板也这样说,好像人们应该为此给他发个奖似的。我常常感到自己被清除了,于是拉着他的衣袖小声提醒:“不是七个儿子,是六个儿子一个女儿。”

父亲对我们说:“要用脑子工作,不要靠苦力吃饭。”直到现在,父亲的手还是又厚又黄,那是长期拿锤子的结果。当父亲拍拍头跟我们说:“用这个”,又举手说,“不要用这个”的时候,我看出他总是很累。

去年,专业写作十年后,我的收入开始多起来,我还被聘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客座教授。圣诞节,我乘飞机回到家里。家还是像以前那样热闹,母亲的高压锅在灶上滋滋地响着,我的六个兄弟和他们的妻子、孩子在大声说笑。我走上楼到父亲的房间,我的一篇小说被翻译成了西班牙文,我要拿给他看。自从得了中风之后,他就很少下楼,都是在房间里看电视或看书。

当我告诉父亲我的小说被译成西班牙文,并在墨西哥出版,他马上用遥控器把电视调成静音,开始看我的小说。我坐在他身边,他看得很慢,好像每一行都要读好几遍似的。碰到他喜欢的句子,他还会大声地读出来,有不明白的地方,还问我是不是这样,是不是那样。

过了好长时间,父亲终于看完了,他抬起头来问我:“能不能去多弄几本?我要送给亲朋好友。”

在去年发生的所有美好的事情当中,这是最让我高兴的。



编辑:李皓冰
邮箱:linhaobing@qwb.com.cn